

174-179

6882(10)

生物多样性 1995, 3(3): 174~179

CHINESE BIODIVERSITY

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

许再富 刘宏茂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勐腊 666303)

Q94

A

摘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必须提高公众意识, 支持社区、青年及妇女积极参与保护行动。所以, 近年来, 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管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以西双版纳的傣族为例, 探讨了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持续利用的关系, 包括佛主与植物、佛经的文字载体植物、佛寺的用材树种、咬佛活动的植物和佛寺庭园的植物等。

关键词 西双版纳傣族, 贝叶文化, 植物多样性保护

Palm Leaves Buddhism Sutra Culture of Xishuangbanna Dai and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Xu Zaifu, Liu Hongmao//CHINESE BIODIVERSITY. —1995, 3(3): 174~179

Raising public consciousness, supporting women and youths involved in protection-action are the important strategy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therefore has been paid special attention as a hot point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m Leaves Buddhism Sutra Culture and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the example of Xishuangbanna Dai nationality including Buddhas and plant, plant used for carve Buddhist sutra, timber trees used for temple construction, plants for offering Buddhas and plant planted in temple yards etc. .

Author's address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unnan, Mangla County, 666303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Dai, Palm Leaves Buddhism Sutra Culture,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

1992年6月, 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 “依照国家立法, 尊重、保存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本研究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端, 面积19 125平方公里, 与老挝、缅甸接壤, 与泰国相邻; 辖景洪市和勐海、勐腊二县, 居住有傣、哈尼、拉祜、彝、布朗、瑶、基诺、白、回、瓦、苗、景颇和汉等民族, 人口80多万。其中傣族人口30多万, 是主要的少数民族, 所以建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州府设于景洪市。

近年来, 出现在中外出版物中有几个专有名词: Thai, Dai 和 Tai。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黄惠琨教授提出了一种解释: Thai 专指泰国的泰族, Dai 专指中国的傣族, 而 Tai 则泛指一切共源的泰、傣民族^[1]。

贝叶文化(The Palm Leaves Buddhism Sutra Culture)已被理解为广义的“傣族文化”^[2]。贝叶是指棕榈科植物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的叶片, 最早被用于刻写佛教的经文而称为“贝叶经”。因而“贝叶文化”指的是佛教文化, 在西双版纳更具体的是小乘佛教文化。它是傣族文化的一

收稿日期: 1994-02-20; 接收日期: 1994-09-24

* 本研究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 特表谢意。参加调查的还有许又凯、黄玉林(傣)、岩坎拉(傣)、崔景云、段其武和张佐武等。

个重要组成成分,也已被溶合在西双版纳傣族的整个文化之中。

佛教的创史人释迦牟尼(Sakyamuni)于公元前 485 年逝世后,他的教徒们各自定出佛说而分为大乘和小乘两派。广泛传播于南亚、东南亚各国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它何时何地传入西双版纳?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而众说纷纭。根据汉文的记载,有的认为是公元八、九世纪,有的认为公元十二世纪;而根据民间保存傣文资料则认为是公元前三、四世纪^[3]。总之,小乘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历史悠久,是由印度经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等国而传入。

小乘佛教的教义主张一切都是“空”,人空,生空和我空。认为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都不外是苦。而主张自我解脱和自我拯救的观点,反对动乱和残害生灵,以求一生在平静安稳的环境中度过,渴望村社般的田园风光、美的生活情趣。佛教的许多戒律:五戒、八戒、十戒和足戒(227 戒)均把“不杀生”列为第一戒。这样,西双版纳傣族对小乘佛教的全民信仰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就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密切相关,值得研究、发掘、整理和促进其广泛应用。

佛主与植物

在佛教的著作中,记载了教主释迦牟尼一生的几个关键时刻均与植物的密切关系:他出生于一株无忧树(*Saraca* sp.)树下,“成道”于一株菩提树(*Ficus religiosa*)树下,而当 80 岁时,在两株婆罗双(*Shorea* sp.)树的中间从容、安静地圆寂。根据佛教的传说,作为教主的释迦牟尼仅是第 28 代的佛,这在保存于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混佛寺的手抄本傣泐文经书《二十八代佛出世记》中有记述^[4]。也许教徒们受释迦牟尼“成道”于菩提树下的启发,把每一代佛的成道均说成在一种树下(表 1)。

经鉴定,初步确定了 25 代佛的“成道树”,其中毛野桐为四位佛主共享,聚果榕为三位佛主共享,猫尾木、千张纸各为两位佛主共享,即实际仅有 18 种植物。这些植物均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其中只有菩提树和柚木两种在西双版纳没有野生外,其他均属西双版纳原产。

在西双版纳佛教主们的“成道树”,深受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的崇敬和保护。在他们的法规中规定了“砍伐菩提树”要与破坏佛寺,杀死僧侣一样“判处死刑、其子女罚为寺奴”。在民间,通过谚语的方式,告诫人们“不要抛弃父母,不要砍菩提树”^[5]。不少成道树在佛寺的庭园和村寨中可常见到,它们有的引种自当地的野外,有的引种自邻近的东南亚国家。

佛经的文字载体植物

贝叶棕的叶片是佛经的最早载体,对此,西双版纳的傣族有两个有趣的传说^[6]。

传说之一:帕召(佛主)从天上来到人间,要把智慧和文字带给人类。于是不同民族的人带着各自的记录材料去听帕召讲解佛法。汉族带纸,傣族带贝叶,哈尼族带牛皮。帕召把同一种文字分别写在这些材料上。在他们归回的路上,由于河水暴涨,渡河时这些经书被浸湿。写在纸上的字变了形,似鸡爪,这就成了汉族的象形文字;写在牛皮上的文字消失了,牛皮被煮吃了,这样哈尼族就没有文字;而写在贝叶上的文字却保留了原来的样子,成了现在傣文。在我国云南的不同地区,虽然根据傣文的形体可以分为傣那文(德宏)、傣泐文(西双版纳)、傣崩文(瑞丽、孟连)和傣毫文(金平)四种,它们都是从印度梵文脱胎而来的。这说明其渊源关系。

传说之二:很早以前,一个傣族男青年要离开自己的心爱姑娘到太阳的家乡去寻找光明和幸福。他们约定用芭蕉叶写字,并由一只鸚鵡传递信息。由于男青年越走越远,传信时间越来越长,没等信传到,芭蕉叶就干枯和破碎了。在偶然的机会,远行的青年在森林中发现一种小虫在贝叶棕的叶片上爬过,留下清晰的痕迹,即使贝叶干枯而痕迹还在,经风吹、日晒和雨淋也不破碎。受到启发,他就用刀子在贝叶上刻字传递书信。这样,贝叶棕也就象征着光明与爱情。

表 1 佛教 28 代佛成道树木

Table 1 Buddhistical trees of 28 buddhas.

代 数 Numb. of generation	佛 主 名 Buddha name	成 道 树 Buddhistical trees
1	登康加裸	鸭脚木 <i>Astonia scholaris</i>
2	米汤加裸	毗黎勒 <i>Terminalia bellirica</i>
3	沙腊哪加裸	猫尾木 <i>Dolichandrone caudafelia</i>
4	底那加罗	白饭树 <i>Securinega virosa</i>
5	戈冷桎	聚果榕 <i>ficus racemosa</i>
6	莽嘎裸	毛野桐 <i>Mallotus barbatus</i>
7	苏麻因	毛野桐 <i>Mallotus barbatus</i>
8	烈林多	毛野桐 <i>Mallotus barbatus</i>
9	噤皮多	毛野桐 <i>Mallotus barbatus</i>
10	阿因麻塔西安	?
11	巴独玛	千张纸 <i>Oroxylum indicum</i>
12	那塔打	千张纸 <i>Oroxylum indicum</i>
13	巴凌木打腊	樟树 <i>Cinamomum sp.</i>
14	苏米塔	?
15	苏假打	弯钩刺竹 <i>Bambusa ainospinosa</i>
16	比牙喀西	柚木 <i>Tectona grandis</i>
17	阿它塔西	黄缅桂 <i>Michelia champaca</i>
18	坦麻塔西	云南石梓 <i>Gmelina arborea</i>
19	西提芭	车里扑 <i>Celtis cinnamomea</i>
20	底沙	高榕 <i>Ficus altissima</i>
21	布噤贾	独酸角 <i>Dialium ovoides</i>
22	维巴洗	猫尾木 <i>Dolichandrone caudafelina</i>
23	洗哈	地涌金莲 <i>Musella lasiocarpa</i>
24	喂沙普	聚果榕 <i>Ficus racemosa</i>
25	加咕先塔	?
26	哥那嘎麻纳	聚果榕 <i>Ficus racemosa</i>
27	加沙巴	攀枝花 <i>Gossampinus malabarica</i>
28	哥打麻	菩提树 <i>Ficus religiosa</i>

其实,贝叶棕原产于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西双版纳不产,它是随佛教而传入的。如在景洪就流传了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召片领”(西双版纳最大的官)的儿子因避战祸逃到缅甸,娶了公主喃巴杜麻波罕为妻,后来他们把贝叶棕和种子带回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座佛寺“宛波罕”^[1]。由于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缘,贝叶棕在这里生长良好,也能正常开花结果,以后使逐步传开了。

从贝叶棕的叶片到贝叶经具有一套较复杂的加工工艺,而且还涉及其他植物材料。其制作方法是:取叶片,一般按一尺半长、四寸宽裁成,成捆投入锅煮,并加酸角(*Tamarindus indica*)或柠檬(*Citrus limon*)的果子,使贝叶中所含淀粉的和糖分溶出而不受虫蛀、不发霉并使叶片变成白色。随后拿到河边用细砂搓洗干净、晒压,存放一段时间后在长度 1/3 处打孔、绳穿成册。晒干、压平的贝叶,500~600 片为一匝捆夹在两片木尺之间,用快刀修光,并用线弓按书写要求的格式在每片上弹

上墨线备用。刻经文是用一种特制的铁笔,木柄是用云南石梓的木材制成,沿打好的墨线刻字。然后用植物果油如膏桐(*Jatropha curcas*)拌锅墨,用布蘸涂在刻好有面上,再用干净布擦去锅黑,这样凹下的文字便十分清晰。随后,一片片的贝叶用绳子穿成册,并在边缘涂上一层金粉或红、墨漆加以保护,便成了精美的贝叶经。据调查,以前西双版纳有佛寺 500 多座,保存的贝叶经多达 50 000 册。

后来,作为经文的载体又增加了棉纸。这种棉纸是西双版纳的僧侣们就地取材,用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的树皮纤维制作的,其制作方法如一般的手工造纸。这种棉纸洁白、韧性好,较耐保存。这样,在佛寺的庭园中,可觉见到有贝叶棕和构树的栽培,也被保护。

佛寺的用材树种

西双版纳傣族用于建筑的木料的树种很多,常见的 70 多种,而且积累了很多的利用知识,包括砍伐时间、处理方法和因材适用等^[7]。而对于佛寺建筑的用材尤为考究,要求坚硬、笔直和耐久等,主要应用的有柚木、毛麻楝(*Chukrassia tabularis* var. *velutina*)、山白兰(*Paramichelia bailonii*)和云南石梓等优质木材。

佛寺中有大小各种木刻的菩萨、神兽和神器,所有的木材除了上述的要求外,还要求不翘、不裂、不变形。利用的种类有柚木、树菠萝(*Artocarpus heterophylla*)和云南石梓等。

佛寺建设所用的特殊木材往往也是村寨中富有村民建于栏式“竹楼”住房所要求的木材。除了柚木和树菠萝是人工栽培外,其它都由村寨统筹,到森林中择伐。其方法基本能保证其自然更新,森林能被持续利用。

赕佛活动的植物

西双版纳小乘佛教的宗教活动十分频繁,一年多达十多次,都是围绕着赕佛。赕佛就是布施,是信徒们必尽的义务,而且都是诚心诚意的。赕佛所需的东西种类很多(包括金钱),而且根据赕的对象而异,这里仅涉及有关的各种主要植物种类。

赕佛灯的油。点佛灯除了用蜡条外,所用的油要求来自于一些木本植物的种子油,主要有铁力木(*Mesua ferrea*)和石栗(*Aleurites moluccana*)。

浴佛的香料。佛教根据“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的神话,在泼水节时要以香水浴佛像;小男孩当和尚和僧侣晋升时也要以香水净身。通常是用樟树的一些种类如香樟(*Cinnamomum comphora*)、黄樟(*C. ponectum*)和云南樟(*C. glanduliferum*)等的木材煮水供沐浴。据调查,由大佛爷升枯巴时,供沐浴的“圣水”是由“仙草”牙塞藤、牙坝约,“神木”埋麻总补(蒲桃 *Syzygium jambos*)、埋嘎杀拢和“神豆”(蛇藤 *Acacia pennata*),一颗经煎煮而成^[1]。

赕佛的鲜花。泼水节又称佛诞节,浴佛节或花节,赕品中鲜花是不可少的,而其它赕佛活动也常用鲜花。赕佛的花卉植物主要有莲花(*Nelumbo nucifera*)、睡莲(*Nymphaea tetragona*)、文珠兰(*Crinum asiaticum*)和黄姜花(*Hedychium coronarium*)等。

赕佛的水果。赕水果是每次赕佛所用的供品之一,主要是槟榔(*Areca cathecu*)、香蕉(*Musa nana*)和芭蕉(*M. sapientum*)等。

赕佛物品的染色。赕佛物品中的食物染色要用红木(*Bixa orellana*),袈裟、布料要用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手工织成,而且要用巴戟天(*Morinda angustifolia*)和梔枝花(*Gardenia jasminoides*)等植物所含的色素染上黄色或橙红色。

佛寺庭园栽培的植物

佛寺一般都有一个用矮墙或竹篱笆围起来的庭园,面积大小不一。在庭园里所栽的植物除有与小乘佛教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种类外,还有僧侣们生活所需的植物和一些花卉,估计有 100 种以上。这样,佛寺的庭园就成了“佛教植物园”,被傣族老少自觉保护的。

在众多的与佛教活动有关的植物中,庭园栽培以“五树六花”为最基本的特征^[9]。“五树”是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Borassus flabellifer*),“六花”是荷花、文珠兰、黄姜花、鸡蛋花(*Plumeria rubra*)、缅桂花和地涌金莲(又称千瓣莲花、*Musella lasiocarpa*)。当然,由于地区不同,“五树六花”的种类略有变化。

结 语

佛主释迦牟尼的一生及频繁的宗教活动均与植物有密切联系,加上佛教第一条戒律“不杀生”,信奉小乘佛教的西双版纳傣族,历史上就形成了保护森林、保护植物和持续利用森林植物文化的知识体系,他们与自然能够协调、平衡发展。在村寨周围,可以见到成片、成簇的竹丛,供日常生产、生活所需,铁刀木(*Cassia siamea*)是供家庭用的薪柴,以减少对森林的破坏。村寨里,家家户户均有一个庭园,据调查,西双版纳傣族庭园栽有 315 种经济植物,形成庭园经济模式^[9]。在热带雨林里,他们利用林下空间,种植了兰蔻(*Baphicacanthus cusia*)作染料,各种省藤(*Calamus* spp.)供编织家俱和生活工具,既利用了森林又保存了森林。在历史上,他们保存了约 60% 的森林覆盖率,使自然森林-人工林-村寨-农田得到协调发展,维持了生物多样性。

近代,由于人口剧增,现代文明生活的冲击,加上一度的破除“迷信”,尤其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淡化,人们的保护意识大大削弱了。现在,西双版纳大片的热带雨林已被以橡胶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园所代替,大片刀耕火种后的弃荒地已被竹林、野芭蕉(*Musa* spp.)和茅草(*Imperata cylindrica*)群落等所占领,覆盖率已下降到约 27%,而近代所建立的热带雨林保护区也经常被“蚕食”和被非法狩猎、砍伐等。就傣族宗教活动的佛寺而言,历史上栽培有上百种植物,1981 年调查时,仅余 58 种。佛寺庭园的有限空间正被一些与宗教活动无关的建筑物和经济植物所占据。作为佛主们“成道”树被一些村民砍伐了。作为佛教象征的贝叶棕,也没有人重新育苗、种植,它们在西双版纳佛寺中已寥寥无几。对于佛教 28 代佛的“成道树”和佛寺中至少应栽培“五树六花”的知识已渐渐被人忘却了。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和良好环境的基础,它们在近代所处的危机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计划,政府要采取各种行动,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发展相关的一类很宝贵的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发掘,并通过恢复示范、教育培训,使其得到保存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黄惠琨,从越人到泰人.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1~2,332~333,333~334
- 2 王懿之,杨世光(编),贝叶文化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5
- 3 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贝叶文化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407~424
- 4 Pei Shengji, Some Effects of the Dai People's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a, Yunnan, China. In: Hutterer K L, A T Rambo, G Lovelace (eds.), *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The Univ. of Michigan, No V. 27, 1983, U. S. A.

- 5 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217,244
- 6 张德三,贝叶的文化象征,贝叶文化论.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9
- 7 禹平华等,西双版纳民族用材研究.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08~115
- 8 刀国栋,傣族历史文化漫谈. 民族出版社,1992,41
- 9 禹平华等,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栽培植物的调查研究. 云南植物研究,1985,7(2),169~186

《绿满东亚——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 暨 CNPPA/IUCN 第 41 届工作会议文集》内容简介

由世界保护联盟(IUCN)国家公园和保护委员会(CNPPA)主持,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东亚地区第一届国家公园和保护委员会会议暨国家公园和保护委员会第 41 届工作会议的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已经出版。

《文集》第一部分肯定了大会是东亚自然保护史上的里程碑,对东亚和中国保护区建设将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大会通过了“香山宣言”、“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纲要”、“会议 15 项倡议”、“东亚自然保护研究、监测与培训中心建设草案”和“关于建立东亚自然保护研究、监测与培训中心可行性研究建议草案”,这些文件明确了国家公园与保护区委员会的任务,近期工作重点是促进一个广阔的海洋与陆地保护区网络的建立和有效的管理。

《文集》第二部分在展开对“东亚保护区行动的策略”讨论的前提下,详述了东亚各保护区的现状和展望;在对待“保护区的有效管理”这个问题上,专家们不仅探讨了有效管理的内涵,而且交流了实践经验;对待“科学研究在保护建设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就保护区的科学评价标准,保护区内不同区域(即功能区)划分及如何开展基础科学的研究等阐述自己的论点;当生物多样性概念和它的许多新颖而深远的观点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制定,给保护区事业带来了崭新的发展前景。

全书 16 开本 850 页,印刷装帧精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每册 98.00 元,欲购者请与《生物多样性》编辑部徐玉莲女士联系。邮购请增寄 12% 的邮包费。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141 号,邮政编码:100044。

《生物多样性》编辑部